筆記小說大觀 續集

舌華錄 下

明 曹臺之著

進步書局校印

古華錄卷之五

明　新都曹　臣孟之纂著　　勾吳　范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清語第九

吳苑曰晉人尚清談清談之語除世務之外凡風流豪爽放達高傲之類皆清也是前人所取之義廣吾既以此區分類別則清之之義不得不隘矣閻之汰之則在山林之士乎乃次清語第九

戴仲若顒春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顒答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

潘師正居嵩山逍遥谷唐高宗召問所須師正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山中不乏

田游巖頻召不出唐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朴帝問先生比佳不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偏采名藥不遠千里遊庚中諸郡名山泛滄海嘆曰我卒當以樂死

陶徵士書言五六月北窗下卧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有客過陳眉公巖栖草堂問是何感慨而甘栖遯陳指古句答曰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問是何功課曰種花春掃雪看錄夜焚香問是何利養曰硯田無惡歲酒谷有長春問是何往還曰

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宗少文好山水。所至皆圖之。以張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鳴蛙。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謝惠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嘗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許明月。

吾鄉汪曼容。工古篆刻。老而愈精。即文三橋何雪漁不及也。結室黃蘿山下。曰一樹菴。日誦唄其中。偶有事入至市。裙袖間冉冉有白雲時出。事畢即返。人或問曰。何返之速也。答曰。白雲伴我出市。安可不送白雲入山。

孫騰司馬子如嘗共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攤被對壺。庭室蕪穢。使婢卷兩褥以貯酒。徐謂二人曰。不意今日披襟羞也。

羅遠遊家呈坎山中。多古書舊帖。曹臣常過之。數日不歸。一日臣欲急歸。羅留之不允。時天欲雨。隣山初合松竹之顛。半露雲表。指謂臣曰。汝縱不戀故人。忍捨此來家羊即復留累日。

梅崖縣嵷。登者如彈珠千仞。神骨俱竦。過此復又小康。人騎始得雙息。熊際華度之。心目契領。羨曰。山不先示人以易。此山靈着意處也。

晉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顧長康從會精選。入閒其山川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

王子敬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猶難為懷。

晉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官整肅。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劉野亭歸鄉。有權貴來訪。皆不見。或風之。答曰。才與狼虎隔途。何忍遽與雞犬相別。

蘇郡隱士王賓。遁跡西山中。姚少師廣孝。以舊好訪之山中。謂曰。寂寂空山。何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熊、際華過吉水鄒南皐墨樂。其幽寂。常忘歸。每歸。謂所親曰。一入鄒墨。水石洽洽。使使人有廉隅之想。及與人語水石。又遜下風。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跡下帷。棄塵聲書。手自刪削。每嘆曰。丈夫擁書萬卷。何暇南面百城。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鄒訥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倚驟臨水。久之乃去。

關文衍為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幅。號九華半幅。自云。今吾身常自在雲泉之內。

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玄度。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履。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凡案間有文籍散亂。陳扣之曰。翁訓子讀書乎。

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

陳仲醇居山中。有客問山中何景最奇。陳曰。雨後露前。花朝雪夜。又問何事最奇。曰。釣同鷗守。果遣猿收。

王司州至吳興印渚中看。嘆曰。非為使人情閑滌。亦覺日月清朗。

天游子效負圖先生履跡遍名山。或問曰。山不同乎。曰。然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嶄絕。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赭而堆阜。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巖峻拔。河北之山。榛衍龐博。江南之山。峻峭巧麗。山之形色不同如此。

屠長卿曰。紅潤凝脂。花上纔過微雨。翠勻淺黛。柳邊乍拂輕風。問婦索釀。甕有新篘。呼童煮茶。門臨好客。先生此時情興何如也。吳苑笑曰。長卿此語。猶當注疏。當止盧仝七碗。效康節半醺。便是調和手段。

顧長康盡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其所以。顧曰。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當置丘壑中。

屠緯真曰。茶熟香清。有客到門可喜。鳥啼花落。無人亦自悠然。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懷。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明月。登山訪水。肆意酣暢也。

唐蕭宗嘗賜高士玄真子張志和奴婢各一。玄真配為夫婦。名為漁童樵青。人問其故。答曰。漁

童使奉釣收綸廬中鼓枻樵青使蘇蘭新桂竹裏烹茶。

陳眉公語客曰余每欲藏萬卷書襲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窗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一異人。

陳眉公曰焚香倚枕人事都盡夢境未來僕於此時可名卧隱便覺鑿坏在山為煩。

倪文節公曰松聲澗聲山禽聲野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階聲雪灑窗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已極喜聞子弟讀書喜又不可言矣。

陳眉公曰萬綠陰中小亭避暑洞開八達兒輩皆綠忽聞雨過蟬聲風來花氣不覺令人自醉。

傅昭泊然靜處不妄交遊衰緊每經其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彼其惟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乎。

屠緒真曰聲微僧至衲衣全染松雲斗室殘經石磬半沉蕉雨。

陸羽問張志和孰與往來志和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見少別何有往來。

屠緯真曰籬邊杖履送僧花顛習於巾角石上壺觴坐客松子落我衣裾。

黃玄龍家黃雞山麓有梨數千枝每花開時日槃礴其間至落盡猶數往觀之人問其故答曰白地生綠苔可愛也。

陳眉公曰山鳥每夜五更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間真率漏聲也。

陳仲醇曰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產不聞笑涼不鬧曲

直不徵文通不談仕籍及此者是僧牛店脈馬驛也

韻語第十

吳苑曰風流之士有韻如玉之有瑕犀之有暈美處即其病處耳然病美無定名溺之者為美指之者為病吾輩正墮此情韻海中不能有所振脫安肯以未定之名而怙作已病乎是必以韻為美矣乃次韻語第十

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輩

袁中郎作吳令常同方子公登虎丘見紅裙皆避去因語方曰烏紗帽挾紅袖登山前人自多風致今時不能辦便覺烏紗礙人

王光祿云酒正使人自遠

金陵女郎沙苑在破瓜未久於羣人中遙吳鹿長心悅之拋以眉語鹿長神解兩人漸相遠引同遊者欲亂之有一客曰無得驚醒情禪也

王太尉曰見裴令公精明朗然籠蓋人世非凡識也若死而可作當與之同歸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并丹高潔子猷曰未若長卿慢世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卒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

淺固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

大通禪師操律高潔。人非辭沐不敢登堂。東坡挾妓謁之。大通慍形於色。坡乃作南柯子一首。令妓齎歌之。大通亦為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漢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却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參寥子言老杜詩云。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棋。此句可畫。但恐畫不就耳。東坡問公禪人亦復愛此語耶。寥云。譬如不事口腹人。見江瑤柱。豈免一朵頤。

蘇子瞻去黃州及嶺外。每旦起不招客與語。必出訪客所與遊。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蕩。不復為畦畛。有不能談者。則強之使說鬼。或辭無有。則曰。汝妄言之。吾妄聽之。

吳逵曰。世無花月美人。不願生此世界。

陳眉公曰。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亦是有致。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武帝植於太昌雲和殿前。嘗嗟賞之曰。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京陵馬姬行二。善飲。衆客稍廢。姬神寒。李太史本寧寓目羨曰。吾每恨步兵猶是男子。今轉女郎。

許謹選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童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

花裀。

袁尹鍊放好酒。嘗步屧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遇。詣門求通。袁曰。昨日飲酒無偶。聊相邀耳。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謂待詔何樂耶。無功答曰。良醞可戀耳。

張卿子同鄧林宗閔子善鍾瑞先劉叔任諸子。夜半步佑聖觀鉄月當眉際。涼楚過人。諸子欲歸。張曰。落花殘月。惟苦有情。吾儕正屬其人。不得以硬腸慰性。復步玩將曉而散。

錢鶴灘請告歸。門生某守揚州。遣使迎公。趾舄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貴爭先迎謁。將有請屬。公曰。老夫扶來看廣陵濤。並閒瓊花消息耳。無作跨鶴人猜也。

陳眉公曰。人有一字不識而多詩意。一偈不參而多禪意。一勺不濡而多酒意。一石不曉而多畫意。淡宕故也。

玄墓山寺門有巨松。甚鬱茂。堪輿家言當門不利。勸去之。天全翁至山中。僧以是請。公視松愛之。不忍捨。徐謂僧曰。木在門成閑字。不爰耶。

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愛其神駿。

郝公琰曰。吾常遇俗兒面孔內白作惡。每舉張卿子神色笑語一思。不但免俗。更覺世界清涼。

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自須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嘆以為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不如微雲

點綴。太傅固戲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淨穢。太清耶。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阮籍嫂常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耶。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挂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午橋莊小丸坂。茂草盈原。裴晉公每使驅羣羊散於坂上。曰。芳草多情。賴此點綴。

皇甫嵩曰。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文人宜謹節奏。畏其倫也。醉俊人宜益斟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審其宜。致其景。反此則失飲之人矣。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潘景升嘗謂小鼓眼中生火。當境者怒之。亦痴也。隘胸者曰。聽之耶。潘曰。我之悅者。彼亦不如是耶。

人譏周僕射與親友戲言雜穢無節度。周曰。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屈。

唐蘇晉頭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綉彌勒佛一軸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王悅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送後悅見恭更無簟問之恭曰平生無長物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嘆曰煙姿玉骨世外佳人恨無傾城笑耳

唐御苑新有千葉桃花明皇親折一枝插於妃子頭上曰此個花猶能助嬌也

飛燕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白雲鄉也

唐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嘆羨久之帝指貴妃示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

孟萬年好飲飲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飲一日醉一日病酒

謝耳伯宋獻孺在潘景升坐有三妓佐酒謝奉佛不飲酒近色在坐不無少自檢持索語之曰打過艷治即是圓通成佛成仙正在吾輩

孔北海家居失勢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士常若不足每嘆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瑯琊王肅仕南朝好茗飲蓴羹及還北地又好羊肉酪漿人或問之茗何如酪肅曰茗不堪與酪為奴

郭順卿行二稱之曰郭二姐與王元鼎密阿魯溫恭政在中書欲屬意於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恭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恭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恭政不敢望元鼎溫一笑而別

郎基為縣令清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未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謂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任育長嘗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曰此是有情癡

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王孝伯云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瑯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明皇坐沉香亭詔妃子妃子時卯酒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浦傳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傳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其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惟當絕色耳傳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李舟除昌州不樂淵材往問之曰昌州佳郡也奈何棄之李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惟昌州有香耳

陳眉公曰香令人幽酒令人遠石令人雋琴令人寂茶令人爽竹令人冷月令人孤棋令人閒杖

令人輕水令人空雪令人曠飯令人悲蒲團令人枯美人令人憐僧令人淡花令人韻金石奏鼎令人古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北齊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支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

米芾方擇婿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婿也以女妻之

唐長卿曰據牀嗒爾聽豪士之談鋒把盞醒然看酒人之醉態

陳眉公曰天之風月地之花柳人之歌舞無此不成三本戲語亦自有理

唐玄宗性俊邁酷不好琴曾聽彈正弄未及畢叱內官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

梁高祖重陳郡謝朏詩常曰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

劉伶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

漢清平思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後至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此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砍創著其頰左馮翊朱博用為守尉問禁曰是何等創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傳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劉伶好酒渴甚求酒於妻妻藏酒棄器諫曰非養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當祀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人之言必不可聽於是飲

酒啖肉塊然復醉。

馬援破賊後封新息侯命邑三千戶援乃擊牛灑酒勞饗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遊常哀吾怳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至求盈餘但是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濕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鳥俯貼隨水臥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

郝之墅曰看花步男子當作女人尋花步女人當作男子。

江之生初為僧顛稱苦行過黃玄龍於石嶺山房別後蓄髮復遇於金陵玄龍不知也江曰黃先生忘耶我乃某也稍及寒溫江遽曰我苦極我苦極黃問何苦江曰跨間便毒已三月未愈也

大司徒杜公佑在維揚也嘗召賓幕閒語曰我致政後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着麤布襴衫入市看鈐盤傀儡足矣竟亦未果行其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在吾計中矣。

陳惟允家有王叔明春山密雪圖張廷采聞知往借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使者促之廷采臨去顧曰王先生爾豈知百歲後有張廷采戀爾耶。

趙子固常得定武不損本禊帖乘舟夜泛而歸行至雪之昇山風起舟覆行李襆被皆浸溺獨子固方披濕衣立淺水中手持禊帖語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問。

裴晉公性弘達不好服食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李宗閔多賓客談笑喜飲酒暑月臨池以荷為杯滿酌酒密繫持近口以筋刺之而飲不盡再舉既散有人言昨飲大歡也李曰今日之歡明昨日之不歡自今好惡一不得言

袁中郎曰有人隔簾聞墮釵聲而不動念者此人不痴則慧我幸在不痴不慧中

吳巽之坐嘯莊亭看桃花忽風起花落輒嘆曰萬點愁人咄咄不已郝公琰語巽曰巽之可憐惜淡不啻花心

王元寶富而無學識嘗會賓客次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有佳論元寶曰但覺錦纏頭耳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

開元中賜邊衣製自宮中有軍校於袍中得一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絲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以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命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王獻之夜卧齋中有盜入屋獻之語云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舌華錄卷之六

明　新都曹　臣臺之纂著　勾吳　苑鹿長泰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俊語第十一

吳苑曰。鳥俊則以為冠。獸俊則以為騎。人俊則逐睛。語俊則聳耳。人苟未能了一耳目。未有不愛俊而厭惡者。蓋惟俊人能道俊語。豈墨香之口花乎。乃次俊語第十一。

褚季野語孫安國云。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孫答曰。南人學問。玄通簡要。支道林聞之曰。聖賢圖所忘言。自中人以還。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

唐畢相誠家素賤。李中丞有諸院子弟與誠熟。誠至李氏子書室中。諸子賦詩。誠亦為之。頃李至。觀諸子詩。又見誠所作。稱其最美。問曰。此誰作也。諸子不敢隱。乃曰。所知畢秀才作也。李曰。出見。既而李呼左右責曰。何令馬入池中。踐浮萍皆聚。蘆荻斜倒。怒甚。左右莫敢對。誠曰。萍聚只因今日浪。荻斜都為夜來風。李大悅。遂容之。

賈逵通經授徒。肅宗重之。逵母病。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廬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孫寶署侯文為東部督。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椽部豈有其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貍。

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之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文衡山素不至河下拜客。嚴介溪過吳門候二日不至。忽然見色。謂顧東橋曰。不拜他人猶可。渠亦敢爾。以我概人耶。東橋曰。若非衡山有恒。那得介溪有嚴。稍劣。

東郡商鎧。名子為外臣。外臣任為廷尉評。鎧入謝。愍武帝問卿名子為外臣。何為令其入仕。鎧答曰。外臣生於齊季。故人思匿跡。今幸遭聖代。草澤無復遺人。

晉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悅而忽肥。庾曰。君何憂悴而瘦。周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淳穢日去。

唐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猶沅江出鱉甲九肋者。蓋稀也。

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體質鄙陋。言詞魯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張元一曰。蘇王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裴廷裕字庸餘。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同官者曰。裴裕廷如下水船。

僞蜀韓昭仕王氏為禮部尚書。麗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算射法。悉皆涉獵。不能專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之藝。如折機線。無一條長。

蕭引書法過逸陳宣帝常指其署名語諸人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答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

宋廣平愛民惜物朝野歸美人皆謂之曰有脚陽春

顏延之嘗謂鮑明遠曰君詩與謝康樂優劣鮑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劉孝標曰劉彥度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士光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纖纊

蜀先主卽張裕不逐兼忿其漏言下獄將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若蘭當門不得不鉏

謝太傅絕重褚公常曰褚季野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

奮滿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笑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劉尹云人想王荊産佳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

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逐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宋之問天后朝求為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意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問有

木。但以其口過之。問終月慚憤。

襄子餘為鄂縣尉。同列李隱朝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崇業。三人優劣孰先。崇業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蘇州守姚善。訪韓奕。奕避入太湖。善嘆曰。予於韓先生分當耳交矣。

東坡性不忍笑。嘗曰。如食中有蠅吐之乃已。

唐子西曰。筆之壽日。墨之壽月。硯之壽世。

平康姬馬湘蘭。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出。積十餘年。孝廉成進士。為南御史。偶湘蘭坐株連當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徒負往日虛名。湘蘭答曰。惟往日之虛名。受今日之實禍。御史憐而釋之。

豐城龍頭山。舊名雞頭。葉御史榛勝作江天閣。熊神阿曰。山不名龍。使雞有角。更自雄絕。

周伯仁以雅度獲海內盛名。後慶以酒失。慶亮曰。周侯可謂鳳德之衰也。

汪南明謂王十嶽曰。吾文與弇州何似。答曰。鏊海志在容流。補天志在無漏。用志不同。各歸其極。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有鬻餅者。每早過戶。必聞誦歌當壚。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復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速也。曰。本錢既大。心計轉麁。不暇唱渭城矣。

李弘度常嘆不被遇。般揚州知其家貧。問君能屈志百里不。答曰。北門之嘆久矣。上聞窮猿奔林。豈暇擇木。

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英雄。卿復何為。潘曰。俊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獄。高帝語荀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青詣。景秀言。若許某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魏愷積年沉廢。過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

庾太尉夜登南樓。殷王諸賢在焉。後王逸少下。王丞相謂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頹。石軍曰。惟丘壑獨存。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野。白水翠巘。互相暎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尚有典刑。

簡文在殿上行。王右軍與孫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孫曰。此�host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坐。林公理每小屈。孫與公曰。法師今日如着弊絮在荊棘中。觸地挂閡。

謝車騎道謝公遊肆。復無乃高唱。但恭坐捻鼻。顧睞使自有寢處山澤閒儀。

王長史云劉尹知我勝我自知

桓玄問劉太常曰我何如謝太傅劉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胄子敬答曰檳榔橘柚各有其美

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窗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蘇峻亂孔羣在橫塘為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恨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絳非無文彩酷乏剪裁

桓公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者竟擲與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孫興公云潘文爛若披錦無處不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

王中郎甚愛張天錫問之曰卿觀過江諸人經緯江左軌轍有何偉異後來之彥復何如中原張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還因時修制苟樂之風王曰卿知見有餘何故為符堅所制答曰陽消陰息故天步屯蹇否剝成象豈足多譏

諷語第十二

吳范曰諷者譏之微也以言從風何義焉曰草上之風必偃以有形之草從無朕之風非微而何故曰諷者譏之微也乃次諷語第十二

唐劉晏以神童為秘書正字。玄帝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為施粉黛。與之巾櫛。玄宗謂晏曰。卿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

晉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肆誕。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為坐飲敘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門。於中逕見鬼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上郡。不見人送汝上郡。友乃慚迴。強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面笑而內愧焉。

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娵隅躍青池。桓溫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宋太祖嘗面許張融為司徒長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馬甚瘦。上曰。卿馬何瘦。給粟多少。融曰。日給一石。上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許而不與。明日即除長史。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曰。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最少。后笑曰。是將正卿。

唐散樂高崔嵬。太宗命給使捺頭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問曰。水中見何物。對曰。見三閭大夫屈原。向臣云。我逢楚懷王無道。乃沉汨羅水。汝逢聖主。何為來。

唐玄宗好擊毬。內廐所飼者意未甚適。會與黃幡綽語。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無人通於馬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相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外。悉究其傍學。不聞能通馬經。綽曰。臣卜於沙堤上。日日見丞相乘良馬。

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西至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賊來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

優旃侍始皇立其殿上秦法重非有詔不移足時天寒雨甚武士被楯立庭中優旃欲救之戲曰被楯郎汝雖長雨中立我雖短殿上幸無濕始皇聞之乃令從於庶下

漢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曰帝怒而傍人言益死之速而汝臨去但屢顧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其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耶帝愴然赦之

蜀簡雍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為昭德將軍時大旱禁酒釀者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者令與造酒者同罪雍從先主遊觀見一男子路中行問先主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與欲釀者何異先主大笑弛禁

唐玄宗問黃幡綽是何兒得憐對曰自家兒得人憐玄宗俯首久之

魏文為五官將時臨淄侯才名甚盛幾有奪嫡之議曹公一日諮于賈詡詡默然不對曹公問不對何也詡曰屬有所思問何思答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於是太子遂定

齊高宗從弟季融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王謹肅故也

湘東王繹入援臺城頓軍武城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以繹不晉下心甚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即下賁歛手言曰陛下都無下意

禰衡被魏武譴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參撾淵淵有金石聲四座為之改容孔融曰

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王方慶在政府。其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嘗問卿在相位何子之遠。方慶答曰。盧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武后拂然久之。

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何不漏。對曰。以五為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張真人彥頵府第災。請賜更造。給諫黃臣曰。藥已哄。酒成都火滅。彥頵想之酒。故有此災。陛下賜造後隨當賜酒。由是止。

翟永齡不信佛。其母日誦佛不輟聲。永齡佯呼之。母應喏。又呼不已。母愠曰。無事何頻呼也。永齡曰。呼母三四便怒。呼佛千萬不怒耶。母稍止。

晉武既不悟太子之懦。有傳後意。諸名臣皆多獻直言。帝常在凌雲臺坐。衛瓘在側。欲露其懷。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撫床曰。此坐可惜。帝雖悟。因笑曰。公醉耶。

王夷甫婦。郭泰甯女。才拙而性剛。聚斂無厭。干豫人事。夷甫患之。而不能禁。時其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都大俠。猶漢之樓護。郭氏憚之。夷甫縣諫之。乃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卿不可。郭氏小為之損。

陸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寫着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之才。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玩笑曰。戲卿良嶽。

顏駟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龐眉皓首。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

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帝擢為會稽都尉。

五代李茂貞自稱岐王開府。置官屬。居岐以覓仁愛物為務。嘗以地狹賦薄。下令權油。因禁城門無納取薪者。以其可為炬也。有優者曰。臣請并禁月明。茂貞笑而不怒。

黃州黃解元麻。荊州張狀元茂脩。相聚劉門。黃年少有貌。而張乃權相之子。相正總朝柄。黃戲張曰。思公子兮未敢言。張應聲曰。懷佳人兮不能忘。

鄒元標論劾張江陵。張欲置之死。侍郎周思敬早朝。會張朝門外。朝鞭未鳴。二象鈎鼻相拒。周謂張曰。二畜拒公胡不風。上殺之也。張曰。彼為朝廷安可殺。周曰。前日鄒元標劾公不知為誰。張勉強領意。貸元標死。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取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日尚御。罷偶有一伶人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太尉所進。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放在腦後。

佛印禪師為王觀文陞座云。此一瓣香。奉為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大王殺人不瞚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

幸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為久當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姚崇對便殿伴跛足上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疾足疾不足畏也

楚昭王與吳戰敗走四十步忽遺其履取之左右曰楚國雖貧而無一履哉王曰吾悲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迫也於是楚兵無相棄遺者

晉文公出伐衛公子仰而笑公問何笑公子曰臣笑臣隣人也臣之隣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逢棄婦而悅與之言顧眄其妻亦有招之矣公悟乃止

齊景公時有一人犯罪景公怒令支解之語曰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其頭右手執刀仰問景公曰自古聖主明王支解人從何而始景公遽捨之

齊湣王失國王孫賈從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不知王處賈乃卒謀王子立焉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腸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腸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今章遇桀紂者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

宣和間樂部焦德一日從幸禁苑上指花竹草木以詢其名德曰皆芭蕉也上詰之對曰禁苑花竹皆取於四方道里遠涉巴至上林則已焦矣

常州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嘗每置產客不與直所爭一文必至變色後因置別墅與售者反復甚苦子在旁勸曰大人可增少金我輩他日賣之亦可得善價也掖愕然曰爾乃復少改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恥以威刑肅物。令吏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閤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

浙帥錢鏐。時州叛。卒五千餘人送款。錢納之。以為腹心。時羅隱廣諫。以謂敵國之人。不可輕信。浙帥不聽。杭州新治城壘。樓櫓甚壯。浙帥撫寮客盛觀之。隱指郛敵。佯不曉曰。設此何用。浙帥曰。君豈不知欲備敵耶。隱譏曰。審如是。何不向裡設之。浙帥大笑。本欲拒敵。設於內何用。對曰。以隱所見。正當設於內耳。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譏語第十三

吳苑曰譏刺之語莫盛於詩人詩人之刺隱聖人不刪舌士之刺顯君子不取君子不取而蓋之纂之不佞次之何也蓋風之可以偃草木不可以入頑石鈍金入頑石鈍金者則在洪鑪利鑿矣譏之一義譬如洪鑪利鑿亦頑鈍之他山也誠世間皆靈石精金則鑪鑿已自受模鑄安能復及人耶此我世之所必無耳若一往一來兩相角刃此正所次之正意乃次譏語第十三

盧藏用始隱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有道士司馬承禎者睿宗遣至京將還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耳

裴玄本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已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候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矣裴甚跼蹐不安

李義府常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論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憎鏤月成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時來好取洛川歸人謂之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則天初革命恐羣心未附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之外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等至有車載斗

量之詠。有御史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驅入其間。裏行大怒。將加杖罰。令史曰。今日過實在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裏行許之。乃數驢曰。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裏行羞慚而止。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為換鵝字。近日韓崇儒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書為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冗。宗孺作東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証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祖兵渡濤沱河。既濟未濟。一人云。劉覺婢羹污朝衣。家人小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事。大畜小畜。蓋指荊公父子也。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王東亭與張玄冠軍善。王既作吳郡。人問小令曰。東亭作郡風政何似。答曰。不知治化何如。惟與張祖希情好日隆耳。

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宂人能令疎親。臣不能使親疎。以此愧陛下。

顧孟著嘗以酒勸周伯仁。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語柱曰。詎可使作棟梁自遇。

桓大司馬溫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縫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關戰求勝。桓有恨容。

周仲智飲酒醉。瞋目還面。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而橫得重名。須臾舉燭火攘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耶

王珣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珣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時謂王戎未能超俗也 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耶。

陳萬年子咸數言事。譏刺近臣。萬年病。召戒牀下。語至半夜。咸睡頭誤觸屏。萬年大怒曰。乃父教戒汝。汝反不聽。何也。咸曰。具曉所言。大約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王忠肅退朝。見一大臣目送美姝。復回顧之。忠肅戲曰。此婦甚有力也。大臣曰。何以知之。王曰。不然。公頭何以掣轉。

陸經多寫碑銘。頗得潤潤。人問子履近日所寫幾何。答云。近日寫甚少。總在街上喝道行裏。

程篁墩主會試日。曾以關節事被劾。後出塲。寮寀設宴。優人扮賣一啼鷄者。叫云。我有一隻鷄賣價一千兩。人問誰家鷄。賣此高價。答曰。程學士鷄。只賣箇五更啼耶。

韓愈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夫同年往還。直是總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

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着文章。不是敏慧過人也。

嚴嵩誕日。諸翰林稱壽。爭作恭求近。時菊花滿堂。陸平泉獨退處於後。同列問曰。何更退為。陸答曰。此處怕見陶淵明。

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馬能戰。

王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蕤者。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心甚愛之。談不容口。蕤常出入贊門下。稍接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楊朔荔浦山水乎。贊曰。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見耶。因大笑。以嶺外非貶不去。

盧從愿為吏部侍郎。杜暹自婺州參軍調集。補鄭縣尉。後暹為戶部尚書。從愿自益州長史入朝。暹立在盧上。謂之曰。選人定何如。盧曰。亦由僕之藻鑑。遂使明公得展足千里也。盧澀口無應。朱泚之亂。源休姚令言等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休退語偽黃門侍郎蔣鎮曰。若度其才。即吾為蕭。姚為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語舊寮曰。源公真可謂火迫鄧侯耳。

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分疏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壯何不兵部。答曰。過者皆云。崔侍郎門有力者即得。

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賦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靴上。愔問其故。答曰。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

孔稚圭宅中草沒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鳴。僕射王晏嘗鳴茄鼓造之。聞聲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

答曰聽卿鼓吹稍覺過此

孫一元隱居西湖矯情不娶倣林逋以梅鶴為妻子後改度徙至湖州連娶二婦有一士道吳興謂之曰僕從西湖上來一人寄語譙君君不得無罪孫問何人其人故不語孫問不已其人曰梅令着鶴令郎耳孫無地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盌謂伯仁曰此盌腹殊空謂之寶器何也答曰此盌英英誠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已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桓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廷咸出瞻送高靈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出將如蒼生何今日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不答

慈谿某縣令初至任欲行威福謂羣下曰汝聞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有父老應曰聞者士子多讀書惟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乃默然

馬援為隗囂綏德將軍又嘗游使於公孫述覺復命援奉書洛陽世祖迎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令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謝曰當今之世非獨君能擇臣臣亦能擇君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

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名。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有愧色。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拔山力所能助。

子瞻居黃州。有陳處士者。攜紙筆求書於子瞻。會客方鼓琴。遂書曰。或對一貴人彈者。天陰聲不發。貴人怪之曰。豈弦慢耶。對曰弦也不慢。

王世貞謁相嵩。其子世蕃肅客曰。家君傷風。不得出也。王曰。爺居相位。怎說傷風。

衡江州在潯陽。有故人投之。都不料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寥寥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梁何昌寓為吏部尚書。有姓閔求官者。昌寓問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寓掩口笑曰。遙遙華胄。

宋顏延之。何偃值路中。遙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去。

唐太宗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會有人自京師來者。帝曰。玄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

王荊公為參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笑曰。為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公弟平父曰。亦偶然耳。呂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父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以為譏己。遂不協。

唐湖州發軍陸蒙妻蔣氏善屬文僧知業有詩名與蒙善一日訪蒙談玄蔣使婢奉酒知業云受戒不飲蔣隔簾問曰上人曾有詩云接岸橋通何處路倚樓人是阿誰家觀此風韻得不欲乎知業慚而退

王知訓帥宣州入覲賜曼伶倫戲作綠衣人大面如鬼狀或問何為者答曰吾宣州土地問何故到此曰王知訓入覲和地皮捲來因得至此

文廟繼統陳述責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　上命割其肉塞述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膻臣嘗其美人間其香　陛下豈不聞乎

武帝幸豫章王嶷宅晏集諸王獨不召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召使射屢發命中帝怪之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日可謂仰藉天威

許椽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皇甫度遼解官歸鄉時人以貨得鷹門太守者書刺投謁度遼臥不時起既入見問曰聞卿在郡食鷹美乎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此腳疾不復能起靈鞠曰腳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鼎臣不可復為羣僚

武陵張冀宰瀚與大理卿陳某謁一直指時陳以兩次奉例進階妄自腰玉直指見而驚問之曰公何時賜玉陳踧踖不能對張笑曰此是大理石耳

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鰲客李白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物為鉤線答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綸以明月為鉤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餌丞相悚然

劉乂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訣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

詹堅老坐累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堅老哀鳴端初操俚談詬曰子嘴尖如是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而榜出奏名在法當釋自此名不相聞後十年端初為淮南轉運使堅老以郎官出代既見端初頗省其面猶不能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嘗邂逅朝堂耶風采堂堂非曩日比答曰風采堂堂故非某所及但不知比往時嘴不尖不端初悟而赧然

劉穆之少貧日往妻兄江氏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謂之曰檳榔消食君何須此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當替李邕清往辭戶部侍郎李巽巽留坐與語清指謂所替李邕曰清都不知李邕渾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獨不稱公意耳

齊晏嬰短小使楚楚為小門於大門側乃延晏子嬰不入曰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晏子使楚楚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使賢者使賢至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

馬季長女嫁袁次陽為妻初婚夜次陽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答曰妾

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次陽默然不能屈。

孫權問蜀益州太守張裔曰。蜀卓寡女亡奔相如。貴主風俗何以乃爾。對曰。愚以為卓氏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

張融與謝寶積俱謁太祖。融於御前放氣。寶積起謝曰。臣兄傷佯宕。座上笑而不問。須臾食至。融排寶積不與同食。上曰。何不與賢弟同食。融曰。臣不能與謝氣之口同槃。上大笑。

宋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常出行於道中。見狗枷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梁徐陵通直散騎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聘。當由徐常侍來。陵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製禮樂。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不能對。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掌銓。嘗有選人被放。詐云羞見來路。安期問從何關來。曰。浦津關來。安期曰。取潼關路去。曰。恥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詣。

梁太祖受禪。姚泓為學士。上問及裴延裕行止。泓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上曰。頗聞其人才思敏捷。對曰。尚在翰林號為下水船。上曰。卿使是上水船。

晏子與楚王坐。忽縛一人來。王問何為者。左右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江南。至江北為枳。枝葉相似。其味不同。水土異也。

鄭康成在袁冀州坐時汝南應劭亦歸於袁因起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鄭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

北朝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處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不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赧然

任彥升在齊紆意於俸者梅蟲兒用為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

王平子嘗行經陳留郡界陳留時為大郡名有人士太守遣吏迎王王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王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何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君侯問官王笑而止

齊武帝時諸弟皆無寵常於御坐曲晏武陵因醉伏地以貂抄肉拌帝笑曰汙貉武陵答曰陛下何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

高爽常經晉陵詣劉繪了不相接高甚銜之俄爽代繪為縣繪乃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晉陵自答人問其故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支道林因入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笑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盧詢祖甚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見二陸兩潘森然與槐柳齊列

王介甫為相大講天下水利劉貢父常造之值一客獻策曰梁山泊決而涸之可得良田萬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貯許水耳介甫傾首沉思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

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耳介甫笑而止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嬖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蓋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止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曰今日榮甚得巢由拜於馬下

張文潛常問張安道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着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曉事矣

王元美預相嵩席出桑落酒飲之相曰張謂詩云不醉郎中桑落酒此酒聲唐耳王曰水經注載此酒想採此詩

解縉胡儼同觀進士榜解以胡不由科目指榜上謂胡曰此黃榜文夫也胡笑曰彼亦有僥倖得之者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來肇送啟謝曰巨鰲負鼎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逸馬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鰲戴之豈非首冠耶

劉公幹以失敬待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植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疏竺法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遊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幃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吾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外。齎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隣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樑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

張天錫為涼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苻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己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可貴。張曰。桑椹甘香。鴝鵒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憤語第十四

吳苑曰。凡物之憤必鬱結而後起。如風怒則屋木拔。泉怒則決。虎怒不擇。人怒不擇言。是皆憤之至也。蓋憤不易談。惟豪傑能之。若世間瑣瑣衣食之兜。即命填溝壑。不過如魚鱉之就砧而已耳。安見其憤哉。大抵天地如彈丸。而名物有盡。生才不已。以有盡生不已。求不憤得乎。乃次憤語第十四。

武帝拜主父偃為郎中。歲中四遷至中大夫。公卿皆畏其口。瞻遺累千金。或說之為太橫。偃曰。結髮遊學。四十年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厄日久矣。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吾日暮故倒行而逆施之耳。

沈攸之晚好讀書。嘗嘆曰。蚤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嘆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頃而降白璧書籍安耶
屠長卿下第歸酒酣忼慨呼曰吾手可捫日月而一第厄人東海洋洋似欲代吾矣
豫章狂生李如龍常落第歸遇耕牛大罵曰爾腹無文章尚有角吾不若也以頭觸之牛幾倒
鮑無雄落魄無邊常以得第自期一日於西湖醉後忽頻水照見影大慟曰丈夫三十歲尚如此
頭顱耶
吳王賜子胥死將死言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扶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趙嘉仕宦不得志有重疴臥蓐七年自慮奄忽乃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遊無箕山操仕無伊呂
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石於吾墓前銘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
蘇峻遷歷陽太守詔書徵峻峻曰臺下云我反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露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
頭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
得官好虧我語畢而淚如迸泉廟祝拉杜下視神目淚亦湧出
阮光祿聞何次道為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朝與衆共
視而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看此

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後果以反誅。

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曰。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百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耶。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夜華林園中飲酒。舉杯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

郭恕先時與役夫小民市肆飲食。曰。吾所與遊。皆子類也。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東掘顧榮壚。江南地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其中。

顧忽引諸儈渡防我輩塗轍。

虞仲翔放棄南方。謂人曰。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常慷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蕭南郡徐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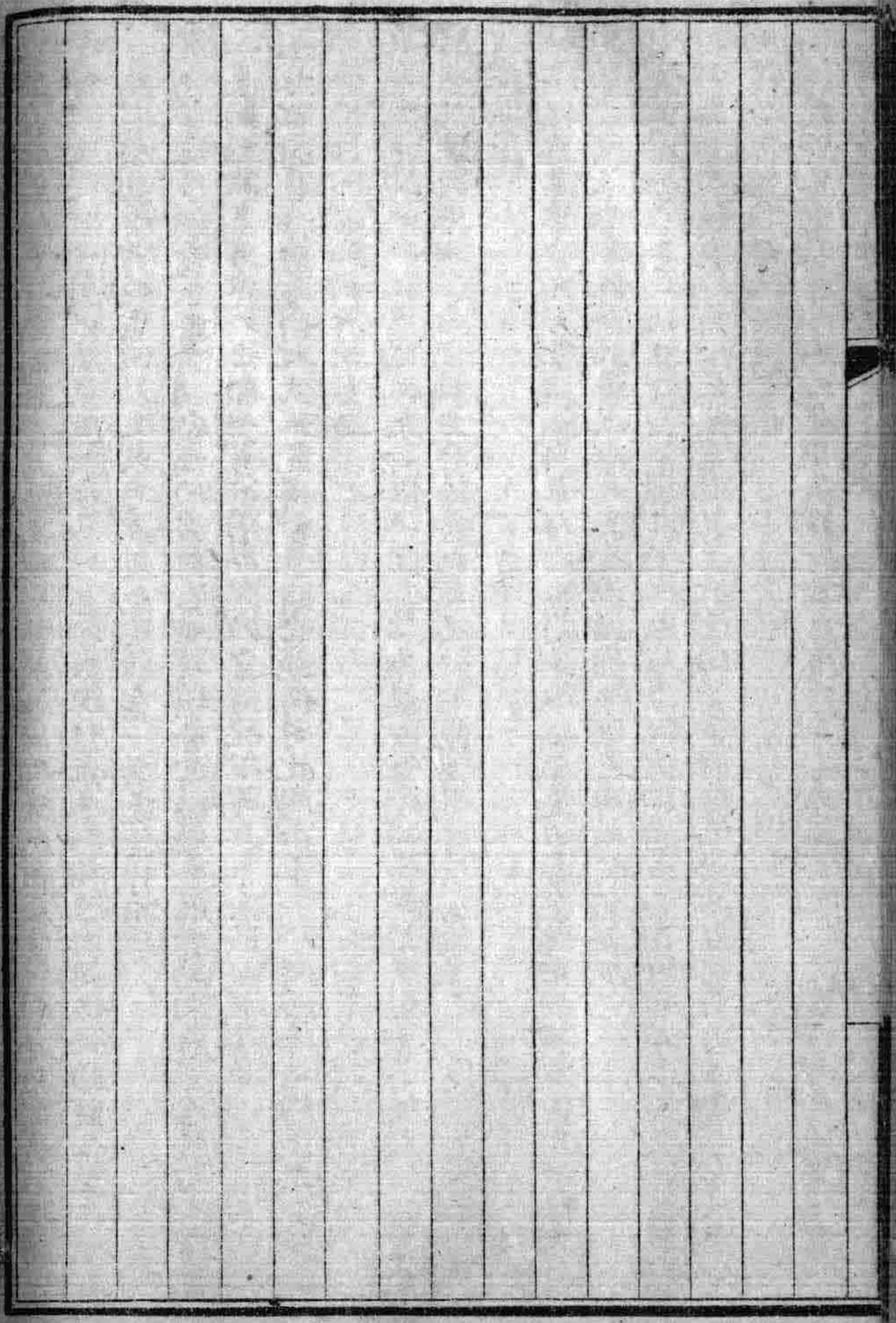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嘆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禹年二十四封鄧侯

毛伯成既負其才氣。常云。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榮。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固辭庾每詣周庾從前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去不及終日相對庾從索食周出蔬菜庾雖強飯意思極惡與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難既仕至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死

羅逸平生多讀書不能自潤每嘆曰男兒在世場塲皆當歷過吾歷貧而未歷富歷賤而未歷貴虞卿寂寂豈男兒久為耶當覓東街一瀝以完結此心耳

王維寧過責棺肆嘆曰人生不能得金紫封骨死何用此為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句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辯語第十五

吳苑曰。辯者無鋒不摧無堅不入。彼以直來我以橫往。彼以順加我以逆受。此沸嗓之戰場也。故戰國稱為辯士。辯之有似於爭。君子無所爭而取之可乎。曰不審問之明辯之之語。聖人已垂令教。蓋不辯無以明格。斯辯亦近道矣。強詞曰其辯也君子奚害焉。乃次辯語第十五。

劉貢父一日問子瞻。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非閣下之詩乎。子瞻曰然。貢父曰。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鎖碎。又何常說日月也。劉不能答。

荀慈明與汝南袁少朗相見。問潁川士。慈明先及諸兄。少朗嘆之曰。但可私親而已。慈明答曰。足下相難依據何經。少朗曰。問國士。始及諸兄。是以尤之。慈明曰。昔祁奚內舉不失其子。外舉不失其讐。以為至公。公旦周文王之子。詩不論堯舜之德。而頌文武者何。先親之義。春秋之義。內中國而外諸夏。且不能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不當以是悖德乎。

高定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對。

楊修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不在。修為君平修果。有楊梅。君平曰。此實君家果。修應聲答曰。

未聞孔崔是夫子家禽也

東晉光祿祖納少孤苦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平聞其常親供養乃以二婢餉之因以為吏人有戲之者奴價倍於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

齊劉繪為南康郡郡人鄧類所居名穢里繪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仲尼有何闕而居闕里

王渾平吳之日登建業宮釀酒既酣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戚乎時周子隱答曰漢末崩分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滅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王有慙色

岳柱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大驚即易之

曾有白頭烏集吳殿前孫權問羣臣此何烏也諸葛元遜對云此名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元遜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烏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烏名鸚母未必有父試使吳復求白頭父張不能答

某令貪監司欲斥之陳渠為中丞欲解之謂曰此地窮苦不比貴鄉墨不滿索也監司曰盜却貧家豈得無罪

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王謂謝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曰秦任商鞅二

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東坡嘗舉坡字問荊公何義公曰坡者土之皮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乎荊公默然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因嘲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漢東陳太丘寔與友人期行過期不至太丘捨去去後乃至其子元方年七歲在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過時不來則是無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慙下車引之元方遂入門不顧

武帝召第五倫訪政事因戲謂曰聞卿為吏撾婦翁寧有之耶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帝大笑

倪文毅岳五歲侍父文僖父曰天上更有天對曰地下更有天父笑曰小子妄言地下安得有天對曰卵白豈止一面

余肅敏公為戶部郎嘗有兩勢家爭田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合是故產公曰未聞有姓張者訟張家灣

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有司以奏上問之對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責也

劉恕年四歲頴悟俊拔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曰以其兄之子妻之非兄乎

淮海周輝與人論吳腐化神奇或云無是理周曰藥中秋石何自而出

王緒為大將。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乃釋之。

王聖美為縣令。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不顧聖美。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不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主人問何不曉。曰。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此語。達官深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不見諸侯。固何見梁惠王。

李勉為司徒平章事。一日德宗謂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朕何不知。勉對曰。陛下不知。所以為姦也。

周彬不治財產。服膺儒學。其妻讓之曰。汝家兄弟。能力稼穡。囊箱豐溢。汝之不謂。無思悔。舉向何如。及先主鎮金陵。彬裹文往謁。錫賚頗厚。歸以所錫金帛陳於庭前。謂婦曰。吾今與伯叔何如。優勝。婦曰。男子之事。非女子所能知。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洽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先白誰耳。

稽中散語趙景真卿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限量小狹。趙云。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天。

王荊公初參政。視廟堂如無人。一日行新法。怒目諸公曰。此輩坐不讀書耳。趙清簡公同參知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皋夔契稷之時。有何書可讀。公默然。

諸葛右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右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右曰逆則應殺狂何以徙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驟辭不已郗倉謂嘉賓曰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復何所言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飲酒不見酒家復飢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不見糟肉乃更堪久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里魏武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覈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奇醜初婚時允既見即欲出婦料其出必無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其有幾婦曰新婦所之惟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許玄度隱在永興南幽谷中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似不爾耳許曰筐篚苞苴故當輕於天下之寶耳

殷荊州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應便是易耶遠公笑而不答

阮宣子以三語為王太尉椽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

賴語第十六

吳苑曰舌之有賴如弩之有機天下之利物也賴之於語無類不有惟諧謔譏辯之類居多然四語已有部領即四語中有具賴者而賴部無與焉以其有四部也惟其不能入諧謔譏辯之語斯成賴語矣乃次賴語第十六

諸葛靚在吳於朝堂大會孫皓問卿字仲思何為所思對曰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

宋梁州范百年因事謁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問之曰卿州復有此水不百年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卿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居在廉讓之間

齊武帝嘗謂羣臣曰我後當何謚莫有對者王儉因目庾杲之對杲之曰陛下壽比南山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之輕所度量

王儉為吏部尚書有客姓譚求官曰齊桓滅譚那得有汝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

梁武帝嘗以栗擲蕭陵蕭琛琛仍取栗擲帝正中面帝動色言汝那得如此豈有說耶琛應聲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戰栗於陛下

蕭琛常於御坐飲酒屬酒北使員外常侍李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卿勸衆皆失色恐

無以酬琛徐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道固乃屈意受酒

張後裔在并州太宗嘗就受春秋後因語入賜宴言及平昔從容謂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裔對曰昔孔子領徒三千徒者無子男之位臣冀賢一人即為萬乘主計臣此功愈於先聖太宗大悅

崔正熊詔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行幾世答曰民去崔行如明府之去陳恒

唐張林言毀佛寺分遣御史檢天下所廢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巡檢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之而歸人謂之蘇揀佛或問溫庭筠將何對溫應聲對曰無以過密陀僧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繇曰令卿二子來於是敕見毓面有汗帝問曰卿面何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出汗對曰戰戰栗栗汗不得出

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悅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嘆服

鍾繇畫寢二子毓會共偷服散酒繇時覺且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問之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曰齊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又問齊莊何字曰齊莊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答曰聖人生知故難慕庾公大喜

蜀先主以伊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其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

之君藉應聲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吳主大慙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有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

孔融與禰衡友厚跌蕩狂放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唐辛郁管城人也舊名太公弱冠遭太宗於行所問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舊太公郁曰舊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適十八已遇陛下過之遠矣

李令伯常聘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寧為人弟令伯曰願為人兄吳主問何願為兄令伯答曰為兄供養之日長

宋世祖嘗賜謝中書莊寶劒謝以與魯爽送別後魯作逆世祖嘗因宴集問劒所在謝曰昔日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陸之賜

張說女嫁盧氏女嘗為其舅求官說不語但指搘床龜示之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

耿九疇遷鹽運使有廉聲嘗臨水坐有童子戲其旁九疇曰此水何清也童子應曰尚不及使君之清也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置椅上婦翁曰父立子坐禮乎解應聲曰嫂溺叔援權也

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巃巃以嵯峨其水沖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周僕射伯仁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笑看之既坐徹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

稽阮耶答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稽阮

孫盛為庾亮記室參軍從獵將其二兒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場見齊莊時年七八歲庾謂曰君亦復來耶二子應聲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孝宗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不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矣

袁相國履善六七歲時與羣兒戲自稱小相公潞溪彭公見之戲曰顧為小相袁應聲曰切比老彭

楊大年億方與客棋石曼卿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固誦賈誼賦向石曰止於坐隅貌甚閒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宋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

楊大年年十一太宗皇帝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秘書省正字且謂曰卿父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嘆賞久之

謝仁祖年八歲謝豫章將送客爾時語已神悟自叅上流諸人咸共嘆之曰年少一坐之顏回仁祖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

袁彥伯宏以吏部郎出為東陽郡太傅謝安賞宏機速乃祖之於野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

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即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着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侄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騎。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宋劉瑀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寺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偃乘車在前。瑀策四馬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躡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馬駑。精所以疾耳。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縻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蹴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吳使張溫聘蜀。問秦宓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在何方。宓曰。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於天。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姓劉。問何以然。曰。天子姓劉。以此知之。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安丘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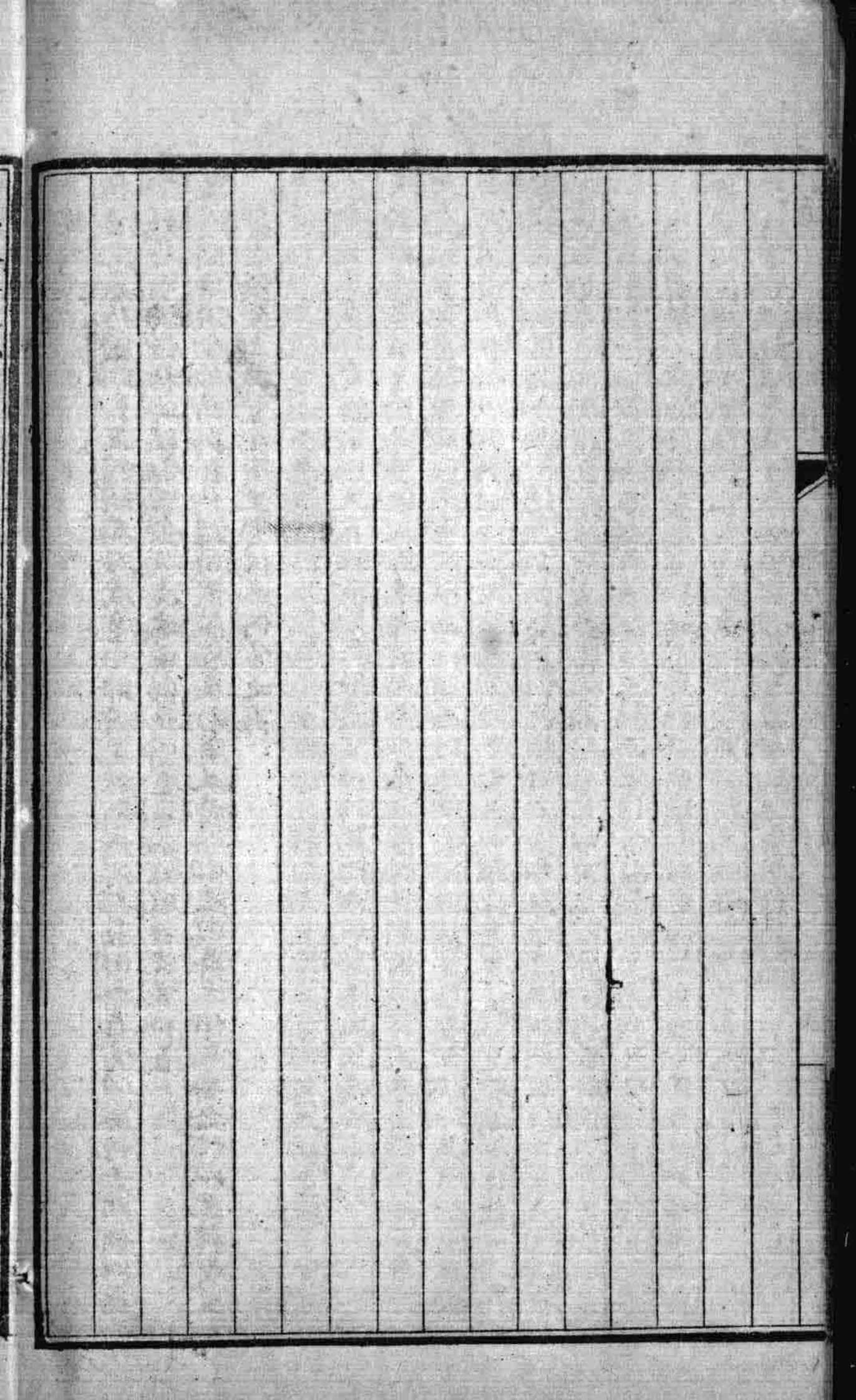
盧志於坐眾問陸士衡。陸遜陸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於盧毓盧珽。

陳元方年十一。時候袁公。袁公問曰。賢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先父在太丘。強者綏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異世而稱。周旋動靜。萬里如一。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亦不師

周公。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閤。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無知。答曰。潘岳秋興賦敘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陸遜聞車浚令名。請與相見。謂曰。武陵蠻夷乃有此奇人也。浚曰。吳太伯端委之化。以改被髮文身之俗。令上挺聖主。下生賢佐。亦何常之有。



舌華錄卷之九

明 新都曹 臣臺之纂著 勾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詼語第十七

吳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輕薄乎。故輕薄乃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拔舌之獄。皆輕薄之報。毘沙天子。不肯輸一假借饒人。雖然。此亦自天之縱我耳。可無問也。乃次詼語第十七。

宋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謝靈運輕之。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着亦可識。梁到洽。本潍園人。後得位。謂劉孝綽曰。某宅東家有好地。擬買。被本主不肯。何計得之。孝綽曰。卿何不多輦其糞置其牖下。以苦之。洽恨孝綽。竟害之。

盈川令楊炯每見朝官。目之曰。麒麟檀。人問其故。楊曰。今鋪樂假弄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覆之驢上。驢非檀而何。

杜審言初舉進士。恃才戇傲。甚為時輩所妬。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參選。試判後。謂人曰。蘇味

道必死人問其故曰見吾判即當羞死矣

陳通方年二十五舉進士與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後時因期集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暮途遠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王心貯之

薛能鎮許昌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槩襲參諸幕客幕客驚怪能曰俾渠消災

姚巖傑素輕盧肇或一日與肇會於江亭盧請目前取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肇令曰遠望漁舟不過尺八巖傑遂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空喉

張吏部纘與何故容意趣不協故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復過吏部者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故容客

柳季雲好彈琴飲酒每出遇家人問有何消息答曰無所聞縱聞亦不解

倪雲林善山水為一代名匠獨不寫人物太祖高皇帝問曰每見卿山水俱無人何也倪曰世自無人物可畫耳

杜審言將死語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禰正平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刺懷之漫滅而無所遇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禰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復誰可者禰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嗤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

張子布見乎。

人問禰正平。荀令君趙盾寇皆足蓋當世乎。禰答曰。文若可借面吊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褚公與孫興公同遊曲阿後湖。中流風勢猛迅。舫欲傾覆。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惟孫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擲水中。孫遽無詞。惟大啼曰。季野卿念我。

王奐初拜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劉謂輿下驢曰。汝努力。汝輩已為令僕矣。

徐常侍陵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惟寒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犬吠。聒耳而已。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慙。

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齊駱駝伏而無蜎蜎。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未終篇曰。所見不及所聞。遂引舟去。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

謝玄暉頗輕江祏。祏嘗詣玄暉。玄暉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祏問其故。謝曰。定復不急。

錢端學聞湯胤績名。往候之。乃質所為詩。湯始稱佳。既倦屢請。乃謝曰。吾始欺君耳。似不得無罪。

楊君謙每以文示人。人曰佳。即掩卷問曰。何處佳。其人不能指。楊袖文曰。是蹴圓口。遂去。

蔡子木酒後自歌其襄州諸詠。甫發聲。吳國倫輒鼾寢。鼾聲與歌相伐昂。歌竟。鼾亦止。人諫之。吳曰。我以南柯板擊襄州腔。有何不可。

陳眉公曰。品茶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七八人是名施茶。

崔趙公嘗謂徑山曰。弟子出家得不徑山曰。出家是大丈夫事。豈將相所能為。

鄭光崇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笑者。即投其中。曰。此苦海耳。

東平王錫爵貧甚。每節口腹之奉。以市碑刻。一日誇客曰。近得一碑甚奇。客請出示。竟無一字可辨。客因笑曰。此名沒字碑。宜公好尚之篤。

謝耳伯結放生社於五明寺。以作文為社課。謝偈曰。如文不成罰貲放生。沈易長聞曰。謝已有功德。何必放生。人問其故。沈曰。人聞此語。勝於放生。

丁度晁宗慤同在職館。晁因遷職。以啟謝丁。丁乃戲答曰。啟事更不奉答。當以糞擊一車為報。晁笑曰。得擊勝於得啟。

宋林逋高逸倨傲。多所學。惟不能棋。嘗謂人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

桓溫與謝奕善。辟奕為安西司馬。惟布衣好。嘗偪溫飲。溫走入避之。奕攜酒就廳事。引溫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溫聞而不許。

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逃而去。其友巢父聞由為堯所讓。以為汚己。乃臨池洗耳。池主乃牽牛上

流飲曰毋污吾牛口

謝鯤為豫章太守王敦將肆逆以鯤有時望逼與俱行既克京邑將旋武昌鯤曰不就朝覲鯤懼天下私議也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遷公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遂不朝而去

大學士丘濬慕桑悅名召令觀所為文紿曰某人撰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祛穢乎

戴良才高自倨傲每見黃叔度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吳鹿長性坦率不事矯飾每遇風雅洗剔之輩輒皆掃落人謂曰君不得盡鹵莽爾爾答曰予以鹵莽遇風雅復以風雅遇鹵莽胡為盡爾爾

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蟾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人詠之以示王鳳洲王曰極似陳白沙老來悟句

錢塘妓郭步搖與所嫖者泛西湖坐中有少年美丰姿郭每顧之略不與所嫖者接其人怒曰汝愛伊耶郭佯不聞少年者舉杯向岸花酹曰春風入林豈為松柏

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常曰吾愧厠盧前恥居王後

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

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哀家梨當復不爾食不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公道王云着腻顏恰綸布單衣挾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是何物麼蛔囊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桓大將軍許王庾二公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阿家司空元規復何所難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胸中柴棘三斗許

魏長齊雅有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官當出虞存嘲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者刑商略抵罪魏笑而不怒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若林公鬚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脣齒相須不可以偏亡鬚髮何關於神明林公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輩客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棋局曰何乃溷劉既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所宜詣。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太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悅。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惟雅敬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慟哭。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曾蜂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猘狸猫狢噉盡。

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入於耳。二人受而不恨。郗司空方回家有傖奴。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

王夷甫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於一處飲。燕因語之曰。近屬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舉樏擲其面。夷甫都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孫興公作庾公亮誄文多寄託之辭既成示庾道恩庾見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於此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棊王手常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下江曰恐不得爾

諸葛恢大女適太尉庾亮兒次女適徐州刺史羊忱兒亮子被蘇峻害改適江虨恢兒娶鄧攸女於時謝尚書求其小女婚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不能復與謝哀兒婚

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結援吳人請婚陸太尉對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雖不才不為亂倫之始

杜預鎮南將軍朝士悉至皆在連榻坐時羊祜舒後至曰杜元凱乃復連榻坐客不坐便去

夏侯泰初與廣陵陳本善本與玄在本母前宴飲本弟騫行遲徑入至堂戶泰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雜

劉真長與殷淵源談劉理如小屈殷曰惡卿不作將善雲梯仰攻

支道林造即色論論成示王中郎中郎都無言支曰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令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擾擾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

慢語第十八

吳苑曰慢者西也於時為秋秋之為時也刁刁焉搔搔焉稍具情者矚聞之間無不墮淚具義

可知矣。又西方為萬物告終之處故次悽語第十八

李斯論斬咸陽市當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陳宮與呂布俱為曹公所執公謂宮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公又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

衛大夫見王義之小時書便有老成之氣流涕曰此子必滅吾名。

漢高征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酒酣乃歌大風之歌帝自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

狄仁傑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乃嘆曰吾親舍其下。

孔北海被收時男方九歲女七歲以幼弱得全寄在他舍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女謂兄曰若死而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遂延頸就刑。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妻甚有寵常着齋後主始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披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

孫子荊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惋然增伉儷之重

曹公既殺楊德祖後與太尉遇於朝堂曹問太尉公何瘦之甚太尉答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曹公為之改容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塞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嘆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龔勝死楚父老來吊哭甚哀既而嘆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煎嗟哉龔生竟夭天年

羊太傅好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嘆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

孝武山陵外王孝伯入臨告其諸弟曰雖棬桷惟新便自有黍離之感

雷宣緻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枝劒討判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張思曼亡後從弟融賚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韓雍陞江西巡撫經泰和念陳芳洲為舉主躬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吾將安死焉

江陵陳元植與章華甫張相期友善陳死華甫檢元植所批閱東坡集刻之以傳其意每至刻所出謂人曰予一聞敲字聲使人半日思腸不迴